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日知錄

(六)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六)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知錄集釋

卷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閭闔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疆秦通典：壽陵有晉靈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與湯墓無涉，桐亳東之邑，即禮漢郡國志所云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微，今扶風微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與西戎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

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

原注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

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

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

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使殿歲四祠

原注此皆承秦之制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

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

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

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

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

原注賈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言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薨四葬園中而張

敵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哀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約等擅留以爲哀

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故安帝尊母孝德皇后元妃

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廢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皆以陵園爲名程氏演繁

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

帳作伐陸機爲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寢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

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

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潰敬之衰也

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

蔡邕以爲

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

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維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賡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

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宏也。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

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

禮。永爲恆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婦禮。蓋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

臣聞神道尙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

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於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慙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

〔原注〕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沒。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

〔楊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

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策。追諡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尙。水經注引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黃。小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襲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之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誠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祇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周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末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供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

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藏淺則狐狸相之。〔原注〕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醫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

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熱肝以求之。〔原注〕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麟施。〔原注〕舍珠口寶也。麟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盞。〔原注〕以冰取其冷也。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槨也。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原注〕瞬。古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原注〕齊。晉王。楚。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爲

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顧者而逐之。〔原注〕顧爾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爾於

望。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

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

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義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

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

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

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隄。則同乎陵隄。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

未亡而東家扣。〔原注〕東家文公家也。文公厚葬故家被發也。家在城東。因謂之東家。齊未亡而莊公冢扣。〔原注〕莊公名同。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

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

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璫璣收。〔原注〕此季平子如意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

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扣。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

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

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身經南面負展宸宮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塋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寶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原注〕文選載任昉爲下
彬謝修下忠貞墓啓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

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獨其雜役以供守視

〔原注〕唐太宗詔見下

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今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

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剪伐無遺。〔原注〕宋史鄧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賣祠廟則耕陵寢其輕事也。〔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

幹魯古李董傳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真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監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

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摺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感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殮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臺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尙。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泊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壘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卽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墓容傳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

子廢。小人戮。原注生者猶然。况於既歿。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

論者嫌之。原注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揚。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

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原注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

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河南書本紀。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

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

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原注汝成案。今世吳俗。停喪不葬。同避拘忌。至於數十。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

祚者。原注新書。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

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

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

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埽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

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

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

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并後之王。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

之効。不可不著之申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穆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歛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歛自歛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歛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歛歛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見有一人其親死矣踰日而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與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致持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總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